

# 弁 言

張之傑

一

筆者因出席「第九屆中國少數民族科學史研討會」(2011年8月1~4日,西寧),於7月間草成論文〈六十七兩采風圖臺灣藏本探微〉。

六十七,字居魯,滿州鑲紅旗人。乾隆八年,以戶科給事中奉旨巡視臺灣<sup>1</sup>,翌年(1744)三月到任。接續前任滿給事中書山,與乾隆八年四月履新的御史熊學鵬共事。乾隆十年四月,熊學鵬任滿,由御史范咸接續。六十七應在乾隆十一年三月任滿,但奉命續任兩年。乾隆十二年(1747)三月,因遭福建巡撫陳大受參劾,與范咸同時革職<sup>2</sup>,在臺共3年。

六十七在臺期間,與范咸纂輯《重修臺灣府志》<sup>3</sup>(乾隆十二年刊行),又倩工繪製《臺海采風圖》和《番社采風圖》,另著《臺海采風圖考》和《番社采風圖考》<sup>4</sup>。六十七采風圖臺灣有兩藏本: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《番社采風圖》17幅<sup>5</sup>,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《番社采風圖》12幅、《臺海采風圖》12幅。<sup>6</sup>《番社采風圖考》共48條,因知《番社采風圖》可能有48幅。《臺海采風圖》之幅數不詳。

筆者寫作〈六十七兩采風圖臺灣藏本探微〉期間,發現從日據至今,沒有一位島內學者看過《臺海采風圖考》。至於《番社采風圖考》,臺灣大學藏有人類學

<sup>1</sup> 康熙六十一年(1722)朱一貴事件平定,清廷始派遣滿、漢御史各一員巡視台灣,任期二年。乾隆年間偶派給事中代行御史事,六十七即是其一。

<sup>2</sup> 《台灣文獻叢刊》第173種《臺案彙錄乙集》,頁102「吏部題本」:「近據陳大受奏,該御史等於養廉外又分派臺、鳳、諸、彰四縣輪值,每季約需費三、四百金。其出巡南北兩路,供應夫車、廚傳、賞給各社番黎、操閱犒兵,俱令各縣措備。…應將現任巡臺御史戶科給事中六十七、御史范咸均照溺職例革職。」陳大受,湖南祁陽人,雍正癸丑科進士,乾隆十年出任福建巡撫。

<sup>3</sup> 《重修臺灣府志》收《台灣文獻叢刊》第105種。由六十七、范咸署名纂輯,由莊年署名協輯,實際由范咸負責,故通稱《范志》。六十七、范咸與莊年,是當時臺灣地位最高的3名官員。

<sup>4</sup> 《番社采風圖考》有《藝海珠塵》本及《昭代叢書》本,收《台灣文獻叢刊》第90種,有范咸序。

<sup>5</sup>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《台番圖說》共18幅(1幅地圖),函套題「台番圖說」4字,登錄卡謂:「意人羅斯贈民族學組,民國二十四年(1935)年入藏。」羅斯,義大利人,清末來華,任上海副領事,研究南方、西南民族,蒐羅豐富。民國十九年(1930)受聘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組特約研究員。後社會科學研究所改組,民族學組人員、圖書併入歷史語言研究所。1998年,杜正勝以《番社采風圖》名義將之出版,書名為《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》,冊頁,精裝為一巨函,前有杜正勝撰題解長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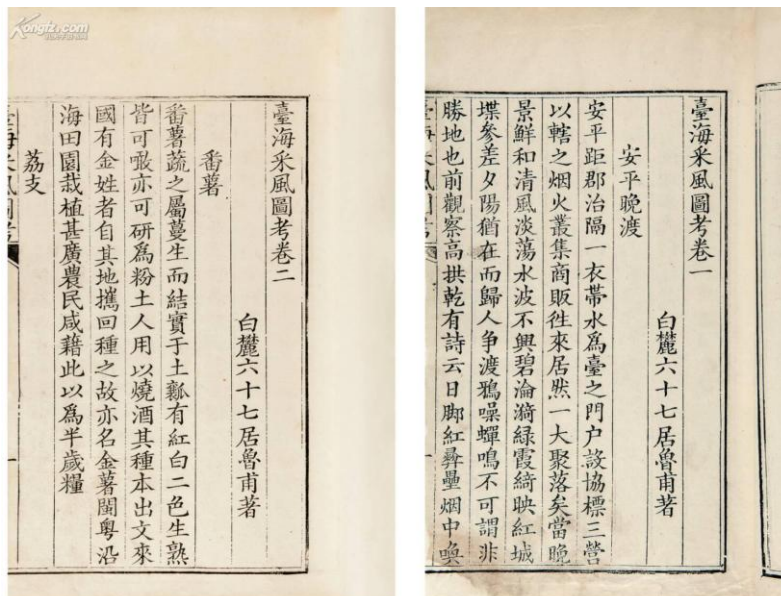
<sup>6</sup> 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《采風圖》24幅冊頁,含風俗圖12幅、風物圖12幅(有3幅重複)。1921年,由該館前身「臺灣總督府圖書館」首任館長太田為三郎於東京南陽堂書店購得。24幅冊頁皆無題款,亦無鈐印。1934年,日人山中樵撰〈六十七と兩采風圖〉,認為12幅風俗圖係《番社采風圖》,12幅風物圖係《臺海采風圖》。台灣分館稱為《采風圖合卷》,即本其說。《采風圖合卷》1997年及2007年各景印一次,書名分別為《六十七兩采風圖合卷》、《采風圖合卷》。

家伊能嘉矩抄本，且「臺灣文獻叢刊」早已收錄，相關學者對此書皆不陌生。

現存《番社采風圖》雖非完本，但根據《番社采風圖考》，大致可知其內容。至於《臺海采風圖》，現僅存 9 幅（12 幅中有 3 幅重複），內容皆為物產（動植物）。根據青年學者何晉勳論文<sup>7</sup>，《重修臺灣府志》引《臺海采風圖》物產 56 項（實為 54 項，何氏將「蕉」、「蕉果」各列一項，實則附屬牙蕉）、番俗 21 項。是以《臺海采風圖》似乎也包含番俗，至於還有哪些內容，則無從稽考。

## 二

〈六十七兩采風圖臺灣藏本探微〉一文於 7 月 20 日殺青，隨即製作電子簡報。上網查找圖片，意外發現北京某拍賣公司刊出《臺海采風圖考》兩頁書影（卷一及卷二首頁）<sup>8</sup>，為誇示其珍稀，廣告上說，此書「只有國家圖書館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尚有藏本」。於是決定走訪一趟北京，將這本島內學者從沒引用過的古籍，介紹給臺灣學界。



北京某拍賣公司  
拍賣會網路廣告刊出  
《臺海采風圖考》乾隆  
年間刻本兩頁書影。從  
該公司的廣告，得知此  
書大陸尚有藏本。

「第九屆中國少數民族科學史研討會」結束，8 月 5 日一千人跟隨敦煌研究院研究員王進玉先生前往敦煌。途中談起到圖書館查閱古籍，一位朋友告訴我，珍本書不能攝影、複印，只能用鉛筆（不能用鋼筆和圓珠筆）抄寫。10 日深夜回到臺北，翌日致函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羅桂環先生：

我因出席少數民族研討會，撰成一文（如附件）。文中提到的《臺海采風圖考》，臺灣看不到，從網路拍賣廣告得知，僅北京國家圖書館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尚有藏本。我想抄寫這部書，刊登《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》第 16 期，嘉惠全球學者。抄寫的事，可能要我自己出馬。前期工作要找人去看看該書的規模（約略字數），以便決定羈京時日。您能否找位學生代為辦理此事？您請學生

<sup>7</sup> 何晉勳〈六十七兩種《采風圖》及《圖考》之關係研究〉，《臺灣研究》第六期，2008 年。

<sup>8</sup> [http://pmgs.kongfz.com/detail/85\\_170116/](http://pmgs.kongfz.com/detail/85_170116/)

查明該書大概情形後，我可能於 10 月間專程去一趟北京，把全書抄回來。(8 月 11 日，12:02)

我與羅先生經常書信往返，除了切磋學問，羅先生還助我將作品張貼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網站，使大陸學者可以看到，他是該所最常和我聯絡的一位研究員。翌日羅先生回函：

我在網上查了一下目錄，本所應該有此書的抄本；中科院的圖書館則分別有乾隆刻本和油印本兩種版本。您十月份來京，時間很好。九、十月間屬於北京天高氣爽的金秋季節，既方便與新老朋友見見面，也方便到想去的地方走走。(8 月 12 日，23:09)

看來這本臺灣看不到的書，大陸還有不少呢！收到羅先生的信，立即想出一個更簡便的辦法：

謝謝告知，看來傳本比拍賣公司廣告所說的多得多。如貴所有抄本，是否可請位學生代為抄出或打出字來(我可付較高酬勞)，我去時只要核對乾隆本即可。這樣可以省出時間，多看看朋友。(8 月 13 日，10:35)

這時羅先生正在休假，他要我不要急，待他恢復上班，再查一下所裡是否確有此書。過了約 10 天，羅先生來信：

據查，我所確有《臺海采風圖考》一書的抄本。因為是線裝書，不好複印，我可以給您掃描一份發送過去。(8 月 26 日，23:13)

收信不禁喜出望外，隨即回信道：

真是太好了！掃描也一樣，我可列印出來，慢慢打字。待打好字，再去一趟北京，核對刻本，就可大功告成。此事不知要怎謝您才好。在《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》第 16 期刊出時，我會寫篇短文，縷述尋覓此書經過，讓您的貢獻列入臺灣史研究吧。(8 月 27 日，9:27)

九月二日，收到羅先生的信：

您所要書稿，我已請同事李映新先生掃描完畢，並讓他發送給您。請查收。(9 月 2 日，15:02)

同日 15:16，收到李映新先生寄來的圖檔。他是透過中科院「檔案中轉站」寄的，注明「超大附件」(534MB)，我的電腦不能開，但我知道本會網管兼秘書長鐘柏鈞一定有辦法，立即轉寄給柏鈞。9 月 3 日本會例會，請他將寄來的圖檔燒成光碟，例會時交給我。是日柏鈞未出席例會。9 月 4 日，我陪同內人到教堂望彌撒，回到家發現信箱裡有片光碟，柏鈞已專程送來了。

### 三、

羅桂環先生請李先生掃描的 JPG 圖檔共 70 張(其中 3 張空白頁)，平均每張 7628KB，放大成 A3 尺寸，仍清晰可辨。今夏以來，我的眼睛出了點狀況，羅先生大概體念我的眼力，才請李先生將解析度提高到這麼大吧！

因為解析度夠大，才能認出抄本的幾枚印鑑。卷一首頁鈐篆字陽刻方章「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」及簡化字陽刻扁章「自然科學史研究室」。自然科學史研究

室 1957 年成立（1975 年改制為自然科學史研究所）。抄本末頁有簡化字舊書店標價章，上書「定價 3 元」。此書可能於文革之前流落舊書店（文革期間不大可能有販賣線裝書的舊書店），不悉何時為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典藏。

卷一首頁還有陰刻隸書方章「三山王道徵」。三山，福州別稱；王道徵，道咸年間諸生。卷二首頁鈐有二印，上為長條形陽刻篆書藏書章「閩三山王道徵叔蘭父印」，下為陽刻篆書方章「三山王氏赤子道徵印」。三枚王道徵印鑑印文，皆由長子東揚（則時）認出。我將認出印文的事告訴羅桂環先生，他回信道：

我在網上查了一下，王道徵字菽蘭，福州人，清道光年間諸生，大約是個書商兼藏書家。撰有《簡修庵避暑鈔》4 卷；成書於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，還著有《簡修庵消寒錄》6 卷。上述二書北京圖書館都有收藏。（9 月 11 日，14：03）

既然王道徵字菽蘭，何以印鑑為「叔蘭」？我將羅先生的信轉寄東揚，同日他回信解釋：

清人流行以同音字取不同的字號，故有叔蘭、菽蘭之別，此不足為奇（記得平步青《霞外攬屑》有許多例證）。王道徵另一印文「三山王氏赤子道徵印」，赤自是叔之借字。可知王道徵於其兄弟行中年紀輕，故曰叔子。大概後來從叔子又衍生出叔蘭之字，再衍生出菽蘭，顯得雅致些。（9 月 23 日，20：34）

東揚於 9 月 10 日回家，我曾送他一冊列印本。9 月 24 日來信，道出一些心得，對於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這個抄本，他說：

此稿每面 9 行，每行 25 字。第 2 頁前 3 行原來都只抄 24 字，應該是抄到第 4 行時發現錯誤，才回頭在前 3 行底下各補上一字（月、令、波）湊足字數，然後用墨筆點掉這多餘的 3 個字。這麼費事的理由應是第一美觀，第二容易和原書校對，第三若據此抄稿排印也容易。總之，這是個精抄本。（9 月 24 日，00：34）

#### 四

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這個精抄本，除了有道咸年間福州名士王道徵的三枚印鑑，書法之精亦不多見。全書由同一人以行楷抄寫，書風近趙松雪，妍而不媚，遒勁灑脫，諒非出自一般抄書匠之手。全書除最後四條，均經人以朱筆圈點。藏書人常會點書，圈點者可能就是王道徵。

筆者於 9 月 4 日（週日）取得抄本掃描光碟，是日影印店不開門，翌日至寒舍附近影印店列印四份，皆裝訂成冊，其中一冊列印成 B4 尺寸，供打字之用。我自今年 5 月下旬眼睛出了點狀況，眼睛很容易疲累，每日只能用眼兩三小時。至 9 月 10 日，已打完卷一，致函老同事朱文艾女士，請求協助校對，翌日文艾回信：“no problem. my pleasure.”（9 月 11 日，10：57）。近二十多年來，我的作品都經文艾過目。

打字工作於 9 月 18 日竣工，隨即將書稿以電郵寄給文艾，又相約翌日中午在臺大某餐廳晤面，要送她一冊列印本。當晚收到文艾的電郵，都是亂碼，隨即接到她的電話：「新買的電腦不知道怎麼附加檔案，只好用貼的，…眼睛都快看爆了，…我又不敢關機，怕檔案不見了…」我想過去看看，她說會請賣她電腦的

人解決。翌日（20日）晨，打開電腦，校對過的書稿已用附檔寄來了。文艾校出若干錯誤，並認出若干我不能確認的字，她幫我看稿從來就不是單純校對。

## 五

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這個抄本雖為精抄本，但缺少序跋。原擬「十一」長假過後赴京核對刻本時抄回，9月12日（中秋），收到廣西民族大學研究生張陽的賀節信，猛然想起他好像正羈留北京，於是回覆一封短信：

記得您說暫時在京工作，目前還在北京嗎？如在京，想請您到圖書館查一本書。（9月12日，20:55）

今年7月31日，我從北京轉往西寧，出席「第九屆中國少數民族科學史研討會」，原定21:10起飛的海南航空班機，竟然延誤到23:50！到了西寧，已是8月1日！萬輔彬教授派來接我的研究生張陽仍在機場守候，其人像貌端正，眉宇誠摯，是個典型山東男兒。我們到了酒店，已是3時許，搭車途中，得知他正在北京執行一個計劃，他的賀節信，勾起我的記憶，於是有上述提問。張陽回信道：

我在北京還能再待一段時間，你可把要查詢的書名等信息發給我，我盡力為您尋找。（9月13日，16:18）

我去信說明請他抄取序跋的事。張陽來信說，中科院圖書館、社科院圖書館他進不去，只能到國家圖書館，但他週日才有時間。我提醒他，到國圖抄寫序跋，只能用鉛筆抄。19日，他寄來一函：

昨日去國圖才知道古籍館在北海公園旁邊的文津閣而不在總館，他們周六、日不對外開放，我只好於本周四才能過去借閱。（9月19日，09:58）

9月21日，張陽發來一函，附有三個圖檔，是《臺海采風圖考》的序跋，是用鋼筆抄的，直書，遇到「天子」等字眼一律抬頭，我以為是用手機拍攝的某一抄本，去函詢問：

您傳來的抄本，是用硬筆抄的，應為民國或民國後之物。請幫我查查：此抄本是什麼時候的？國圖有無刻本？

張陽回信道：

我在國圖看的是乾隆年間的刻本，因為現在這些刻本都已經不再允許拿到原書，是縮微膠片形式借閱。因拍照不是很清楚，遂用硬筆抄錄了一遍，保持了原刻本的原貌（每行的字數與原刻本同）。共參考兩個版本。（9月25日，07:49）

後來張陽告訴我，文津閣的微卷閱讀機光線強烈，他只是抄錄序跋，就為之頭暈目眩。當初計劃親自赴京抄寫，以我的情況，哪能受得了啊！承蒙羅桂環先生惠賜抄本掃描件，或許是上天的眷顧吧。張陽又將抄錄序跋的事寫成短文（刊《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16期，2011年12月》），他說：

臨行前，我曾經在國圖目錄中查到索書號為A02554的善本，本以為可以拿到紙本，去後才得知只能看膠片本，此本描述為「《臺海采風圖考》（善本）：二卷/（清）六十七撰，8行20字，小字雙行同，白口，四周雙邊。」此本有序，於

是抄錄。又通覽全本，最後為《五妃墓》，這與先生所提供信息，最後一文為《夢蝶園》不符，書後無跋。又申請調閱索書號為 01885 的版本，此書也是膠片本，與《番社采風圖考》合輯，此版本前文與上本無異，但最後一篇為《夢蝶園》，最後有跋，體現了此書的全貌。

A02554 既稱善本，可能是初刻本。我取得的抄本，可能是根據 01885 抄寫的。校勘版本異同，將是今後可致力的工作之一。

序跋已提前取得，羅桂環先生所寄抄本，繕打後經文艾和東揚校對，一些疑問差不多皆已解決，只剩極少數字跡模糊或疑似抄本筆誤之處有待釐清。如不做版本校勘，我還有必要專程去一趟北京嗎？9 月 26 日晚餐時，和內人說起請張陽抄寫序跋的事，內人建議，核對刻本的事也可請他去做。我說：「已告訴幾位北京朋友了。」內人說：「他們都知道你現在身體狀況不佳，會諒解你的。」

我被內人說動，當即致函張陽，請他二赴文津閣，並附上全文，將有疑問的地方標以紅字，請他只要核對紅字即可。張陽欣然同意，但他即將返鄉，要十一長假過後，才能前往。10 月 12 日收到他的信：

今天上午去文津閣，核對發給我的本子，紅字已經注意校對，改為藍字，現將全本發回。(10 月 12 日，21：29)

繕打時認不出、或不能確定的字，原本標以●。朱文艾女士幫忙校對時，不論確已認出，或推敲為某字，皆標以紅字。比對張陽發回的校稿，發現文艾改得幾乎百分之百無誤！從張陽的校稿，還意外發現刻本的兩處錯誤：其一，序中的昆舍耶，刻本誤為昆舍那；其二，刻本、抄本皆將扶桑條中的鸞粟誤為鸞栗。

核對刻本的工作結束，還有兩個問題有待釐清：(1) 繕打時已發現，抄本往往正體、俗體混用，如：於于、煙烟、略畧、詠咏、朵朵…，是刻本原本如此，還是抄寫者所為？(2) 註釋時發現，抄本有兩條出現《臺灣志略》。據《臺灣文獻叢刊》，此書嘉慶時人李元春輯，六十七引述嘉慶時人著作顯然矛盾。是有一部同名書？還是傳世刻本並非乾隆年間刊刻？於是又請張陽三赴文津閣。

此時張陽正忙於論文，但他仍說「沒問題，擇日我再過去。」約兩週後（10 月 25 日，11：45），張陽的回報寄來了，他說：「昨日我去文津閣，因為時間較充足，就做了總體的核對，發現抄本的問題很多。…現把改好的文檔和圖檔一起發給你，請你審改，如有問題，隨時來信。」信中所說的圖檔，是些他認不出或打不出的字，就抄下來拍照寄給我。

張陽三赴文津閣，最大的收獲是：發現抄本較刻本短少；卷一之刺毬花、交枝蓮、貝多羅花等條，卷二之七絃草、含羞草、觀音竹、烏魚、倒掛烏、五鳴雞、蠓蜓等條，各少繫一首詩；卷一之曇花條，則少繫兩首。此外還發現刻本多出一條「金絲蝴蝶」。抄本之短少或缺條，是因抄錄時遺漏，還是所據版本不同？有待進一步查考。

至於正體、俗體混用，刻本也是如此，且多用俗體字，我們就統一成正體吧。至於引述《臺灣志略》問題，刻本也是如此。我請張陽查看兩刻本有無刊刻年月及地點，張陽回覆：「刻本沒有刊刻年月等詳情。」文津閣的兩個「乾隆」刻本

不無可能出於館員誤判。(補記：11月6日，通信會員蘆笛來信，指出筆者推論有誤。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有尹士俚《台灣志略》。尹士俚雍乾年間在臺，六十七所引諒即其書。詳見文後蘆笛函。)

## 六、

范咸的跋，和《重修臺灣縣志》<sup>9</sup>卷十三(藝文)所載〈臺海采風圖跋〉一字不易。至於六十七的〈臺海采風圖考序〉，和《重修臺灣府》卷二十二(藝文)所載〈臺海采風圖序〉有些微差異，亦即「圖考序」提及增損黃叔璥(玉圃)花果圖的事：「公餘之暇，即黃侍御玉圃使槎錄所繪物產，間以己意為增損，作臺海采風圖考一卷。」「圖序」未提此事。

黃叔璥，直隸宛平人，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進士，曾任湖廣巡按御史、浙江巡按御史。康熙六十一年，與滿人吳達禮出任首任巡視臺灣御史，在臺兩年，著有《臺海使槎錄》(收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4種)，該書凡8卷，分為《赤嵌筆談》(四卷)、《番俗六考》(三卷)、《番俗雜記》(一卷)，是研究清領初期臺灣物產及番俗的重要文獻。

《臺海使槎錄》繪有哪些物產？《赤嵌筆談·雜著》：「余巡歷所至，見臺地花果有內地所無者，命工繪圖，得二十餘種；余為考其種類，辨其色味以識之。」吳王坦有〈題黃玉圃巡使臺陽花果圖〉詩<sup>10</sup>，因知這二十幾幅花果圖可能題作《臺陽花果圖》。黃叔璥尚有《番社圖》，幅數不詳，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有4幅。《臺海使槎錄》卷八《番俗雜記》，載陸榮柜〈題黃侍御《番社圖》〉詩<sup>11</sup>，諒即指此。

六十七在〈臺海采風圖考序〉中強調沿襲黃叔璥所繪物產，范咸在跋中也說：「其奉天子命，復留巡方也，閱宛平黃玉圃使槎錄，即其所繪臺海物產，重訂為采風圖考，而損益之。」可見《臺海采風圖》以物產為主，從《臺海采風圖考》一書觀察，的確如此。

六十七在序中說：「作臺海采風圖考一卷」，但刻本為兩卷。將一卷析為兩卷，可能出自他人之手。六十七和范咸於乾隆十二年三月同遭革職，兩人與署臺灣道副使莊年交情甚篤。莊年為六十七《使署閒情集》作序，署「乾隆十二年季春」，已是六十七與范咸離臺前夕。六十七倉促革職，兩采風圖和兩圖考未竟之處，不無可能委託莊年等好友為其善後。

<sup>9</sup> 《重修臺灣縣志》，收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113種。乾隆十七年(1752)由知縣王必昌編輯。該書卷十三·藝文志，收六十七〈臺海采風圖序〉、范咸〈臺海采風圖跋〉、范咸〈番社采風圖序〉、莊年〈采風圖跋〉、莊年〈使署閒情集序〉、六十七〈婆娑洋集序〉、莊年〈婆娑洋集跋〉等文。莊年〈采風圖跋〉，可能為《番社采風圖》而作。

<sup>10</sup> 吳王坦詩見《重修臺灣府志》卷二十四·藝文。其詩甚長，其中有句「…其中植物繁，羅列登市賣。五色爛然陳，厥狀難盡話。…召工寫此圖，摹仿在公廡。碧綠與丹硃，肖真事揮灑。稱名復辨種，按之悉能解。…」可見《臺陽花果圖》於公廡繪製。六十七兩采風圖諒亦如此。

<sup>11</sup> 詩曰：「日麗中天萬國環，八埏風俗版圖間。誰言黑齒雕題遠，只在麟洲小水灣。清時絕島似仙鄉，密箐深林化日長。捉罷野牛還捕鹿，閒來飽噉夜舂糧。」可見《番社圖》有鑿齒、服牛、捕鹿、舂米等圖。

## 七

《臺海采風圖考》共 89 條，約 15,000 字，依據出現次第，列為表一。其中物產佔 69 條，以北方罕見、或引自域外者為主。

表一：《臺海采風圖考》內容分析。類別為筆者所擬。

類別	條目	備註	
八景	安平晚渡、沙鯤漁火、鹿耳春潮、雞籠積雪、東溟曉日、西嶼落霞、澄臺觀海、斐亭聽濤	8 條	
公務	勸農、賞番	2 條	
漢俗	竊花、蒙面、祝七娘、祀魁星、放水燈、焚紙虎	6 條	
物產	植物	刺桐、頽桐、扶桑、仙丹、七里香、鷹爪蘭、倒垂蘭、水仙、美人蕉、蓮蕉、刺毬花、交枝蓮、紗帽翅、金絲蝴蝶、曇花、貝多羅花、番薯、荔支、黃梨、牙蕉、番檳、檳榔、波羅蜜、菩提果、釋迦果、金瓜茄、水沙連茶、榕橋、蕭朗木、綠珊瑚、饅頭果樹、番薑、三保薑、咬人狗樹、林投樹、薑黃、番薏茹、七絃草、葉下紅、含羞草、荖草、風草、七絃竹、刺竹、觀音竹	45 條 自番薯起屬卷二 金絲蝴蝶條抄本漏抄
	動物	烏魚、龍蝦、海翁魚、海龍、海馬、鮫魚、倒掛鳥、長尾三娘、烏鶯、頽鶴、五鳴雞、華雞、白鳩、番鴨、野牛、山馬、黃羊、蠅蜓、蜥蜴、簸箕甲、青竹揀、吞鹿蛇	22 條
	礦物	文石	1 條
	藥物	龍涎香	1 條
陋習	壓寶、鴉片	2 條	
弔古	五妃墓、夢蝶園	2 條	

何晉勳論文列出《重修臺灣府志》各卷引《臺海采風圖》物產 56 項（實為 54 項）、番俗 21 項。因而推測，《臺海采風圖》應包含物產圖及風俗圖。然而《臺海采風圖考》未列番俗。是《臺海采風圖》和《臺海采風圖考》並非密切相應？還是《臺海采風圖考》定稿時已將番俗圖析出？

就《臺海采風圖》和《臺海采風圖考》是否密切對應而言，圖考的 88 條，大凡引自他書，未曾目睹的動植物，都可能沒有圖繪。如引自《臺海使槎錄》的「蕭朗木」條：「…在深山中，野番盤踞，人不能取。洪水漂出，僞鄭取以為棺，



實美材也。」未見其樹，如何繪圖？即使曾經親歷，如「夢蝶園」條：「在郡治小南門外。漳人李茂春，隆武舉人，遯跡來臺，構茅亭於永康里以居，名夢蝶處，今改為法華寺。」園已不存，焉能繪圖？

「圖」和「圖考」不相應，也發生在《番社采風圖》和《番社采風圖考》。史語所藏《番社采風圖》17幅，其中「捕鹿」、「糖廊」、「守隘」不載圖考；與圖考實同名異者有：「捕魚」（圖考作射魚）、「採採」（圖考作採實）、「迎婦」（圖考作贅婿）。

臺灣分館所藏9幅《臺海采風圖》，和《臺海采風圖考》更加不相對應。這9幅圖繪有動植物40種，其中載圖考者19種，未載圖考者21種，見表二。不免令人起疑，分館所藏9幅《臺海采風圖》，是否直承六十七原作？

表二：臺灣分館藏《臺海采風圖》與《臺海采風圖考》之關連。

類別	載《臺海采風圖考》	未載《臺海采風圖考》
動物	青竹標、蜥蜴、倒掛鳥	
植物	刺竹、金瓜茄、曇花、番花（圖考作貝多羅樹）、仙丹花、浮桑花（圖考作扶桑花）、刺桐花、荔支、番蒜（圖考作番樣）、番薯、菩提果、黃梨、芽蕉（圖考作牙蕉）、釋迦果、波羅蜜、檳榔	菊花、油菜花、魚子蘭、桂花、龍眼、椰子、紅花、番仔梳、小米、柑子蜜、西瓜、楊桃、茄子、香員、葫蘆、灣豆、番柿、黃瓜、番石榴、番麥、糠椰子

《重修臺灣府志》所引《臺海采風圖》物產56項（實為54項），未載《臺海采風圖考》者9項，兩者也不相符，見表三。從這些例證可以看出，六十七兩采風圖，和圖考間的關係並非一一相應。換言之，圖和圖考可視為獨立著作，畫工所繪采風圖，不一定附屬圖考。

表三：《重修臺灣府志》引《臺海采風圖》物產和《臺海采風圖考》之關連。

類別	載《臺海采風圖考》	未載《臺海采風圖考》
動物	烏鶯、赤鳥鶴（圖考作頰鶴）、倒掛鳥、野牛、馬（圖考作山馬）、黃羊、番鴨、簸箕甲、蜥蜴、青竹標、鮭魚	
植物	番薯、金瓜茄、扶桑花、荊蓀花、曇花、貝多羅花、鷹爪蘭、倒垂蘭、水仙花、美人蕉、刺桐、頰桐、仙丹花、七里香、蓮蕉、交枝蓮、黃梨、番樣、牙蕉、荔枝、番薑、榕樹（圖考作榕橋）、饅頭果、咬人狗、林投、刺竹、觀音竹、七絃竹、荖草、薑黃、七絃草、紗帽翅、番薏茹、葉下紅草	荷蘭豆、裙帶豆、御豆、番豆、傀儡芋、番芥藍、迎年菊、土沉香樹、江南竹（註：何晉勳將「蕉」、「蕉果」各列為一項，表中已刪除。）

## 八

六十七在臺期間，留心臺灣奇風異俗，到任第二年（乾隆十年），開始命畫工繪製采風圖。《重修臺灣府志》卷 22（藝文）載范咸〈海東選蒐圖序〉：

...黃門六公蒞事之明年，乃命工繪為圖。...錢唐范咸心是之，乃即書其言，以並於圖之首。

可見六十七起初將其采風圖命名為《海東選蒐圖》。既名「選蒐」，又說「命工繪為圖」，可能是搜集前人圖繪，如《諸羅縣志》番俗圖、黃叔璥《臺陽花果圖》、《番社圖》等，倩工臨摹。《臺陽花果圖》已失傳，臨摹情形不得而知，但《番社采風圖》中的捕魚、捕鹿、採採、乘屋等圖，摹自《諸羅縣志》一目瞭然。

其後，范咸又為《番社采風圖考》作序：

...同事黃門六公，博學洽聞，留意於絕俗殊風，既作《臺海采風圖考》，俾余跋其後，復就見聞所及，自黎人起居食息之微，以及耕鑿之殊、禮讓之興，命工繪為圖若干冊，亦各有題詞，以為之考，精核似諸子。...

從以上范咸的兩篇序文，已隱約可以看出采風圖的衍變次第，即先有《海東選蒐圖》，次有《臺海采風圖》，再有《番社采風圖》。《臺海采風圖》可能是從《海東選蒐圖》擴充而成，內容包含物產和番俗。范咸與六十七領銜纂輯《重修臺灣府志》時，《番社采風圖》業已存在，但尚不完備，這從《重修臺灣府志》收錄《臺海采風圖》達 75 項（包括番俗 21 項），而收錄《番社采風圖》僅兩項可資證明。其後將《臺海采風圖》中的番俗圖析出，歸入《番社采風圖》，遂成今日面貌。

至於何時將番俗圖析出？六十七《臺海采風圖考》序，作於乾隆十一年仲春；范咸的跋，作於同年六月。著述作序、作跋時，通常已經定稿。乾隆十一年春夏之際，《重修臺灣府志》尚在編纂。《臺海采風圖考》既已定稿，纂修人員何以仍然參用舊稿？筆者竊思，縱使采風圖有一套以上，大概也只會將圖說文案或圖考文稿交付纂修人員，其後《臺海采風圖考》之增刪損益、析出合併，纂修人員焉能知道？對六十七而言，重在引用其著作，至於更新與否，實屬微末。不論上述臆測是否為真，《臺海采風圖考》曾包含番俗，其後將番俗析出卻是事實。六十七采風圖之分合離析，其頭緒已難追索。

## 九

筆者根據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典藏抄本繕打時，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：《臺海采風圖考》這部從日據至今、島內學者從未看過的古籍，真正的價值在哪裡？

《臺海采風圖考》共 89 條，計 9 項，其中八景 8 條、公務 2 條、漢俗 6 條、植物 45 條、動物 22 條、礦物 1 條、藥物 1 條、陋習 2 條、弔古 2 條。重點顯然在動植物（物產）。六十七可說是黃叔璥之後，另一位對臺灣原住民及動植物有興趣的博物學家。不過論及廣度和深度，《臺海采風圖考》無法和黃叔璥的《臺

海使槎錄》相比。六十七也說，《臺海采風圖考》係根據《臺海使槎錄》「間以己意為增損」，其中若干條直接抄自《臺海使槎錄》。

從《臺海采風圖考》的某些動植物觀察，六十七頗有實驗精神，如「風草」（颱風草）條：「余嘗命人覓得兩三株，…葉上有橫紋，如指甲痕者四，細察葉葉相似。」「鮎魚」（彈塗魚）條：「余試置于地，能跳亦能行地上，如有足者然。」「五鳴雞」條：「志稱每漏下一鼓則一鳴。余畜之署中，每漏下則鳴，或一二聲，或三四聲，不僅一鳴也。」六十七對於曾經目睹的動植物描述精確，如「林投樹」條：「林投樹，幹直，皮似栝欄，其裏骨極堅，花紋斑駁，…葉青而長，兩旁皆刺。花似蘆荻。結實類鳳梨，熟後深黃，擘開顆顆如金鈴。」

然而，筆者認為，《臺海采風圖考》的主要價值，不在博物學方面，而是研究《臺海采風圖》的鎖鑰。未取得《臺海采風圖考》之前，吾人無從確知《臺海采風圖》的內容，以致眾說紛紜。取得《臺海采風圖考》之後，疑雲迷霧為之豁然開朗。《臺海采風圖考》和《臺海采風圖》雖然並非一一相應，但其內容不致超出表一所列 9 大項。筆者判斷，臺灣八景和勸能、賞番可能有圖，漢俗是否有圖存疑，動植物多數有圖，礦物、藥物、陋習、弔古等可能無圖。鑑於物產圖大多一圖含有 5 物，是以《臺海采風圖》總共可能不超過 30 幅。

就博物學而言，《番社采風圖》的價值遠高於《臺海采風圖》。這是因為物種古今不變，人文卻隨時代變遷。臺灣分館所藏以沒骨法繪製物產圖，美則美矣，所能傳達訊息卻有限。史語所及臺灣分館所藏《番社采風圖》，早已成為研究 18 世紀平埔族的重要史料。畫工不經意之筆，往往傳達重要訊息，舉例來說，從現存《番社采風圖》觀察，當時平埔族之畜牛以黃牛為主，這一結論無法從文本史料獲得。

## 十

羅桂環先生惠賜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典藏《臺海采風圖考》抄本之前，原擬赴京抄寫，我在 8 月 11 日致羅先生的信上說：「我想抄寫這部書，刊登《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》第 16 期。」此一初衷（刊登學刊第 16 期），9 月底前從未改變。9 月 24 日，與楊蘇之先生通話，談起《臺海采風圖考》的事，他建議在學會網站上增設「叢刊」欄目，將《臺海采風圖考》作為叢刊第一種。楊先生是我的畏友之一，寫作西寧研討會論文時，經常和他討論。26 日致電蘇之兄，接受其建議。既然以「中華科技史學會叢刊第一種」名義問世，即便不推出紙本，也應該有個書號。28 日填妥申請表，傳真給「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」，確立該書由我引進臺灣，算是為自己頒發一枚小勳章。

書號申請單上的書名及副書名欄，填寫「臺海采風圖考——中華科技史學會叢刊第一種」；著者及合著者欄，著者當然是六十七，我算什麼呢？幾經斟酌，填寫「六十七著，張之傑點校」。但傳出去後又覺得不妥，「點」指標點，「校」指版本校勘。我只做「點」的工作，沒做「校」的工作，怎能奢言點校！轉念一想，反正早晚會專程去一趟北京，預先填上點校，就算是預開支票吧。

然而，向國圖申請書號，只是註個冊，預開支票不傷大雅。在網站上推出，就不能貽笑大方。想了又想，就以「點註」的名義做為自己的頭銜吧。記憶所及，我看過「點校」、「校註」，從沒看過「點註」。不過爲了遷就事實，自創名目又有何妨。（補記：至 10 月 5 日，仍未收到書號，致電國圖，謂未收到傳真，6 日重傳，將點校改爲點註，12 日收到書號。）

關於「註」，從開始繕打就有此意，只是不能決定註釋面的廣度和深度。其後思及參看者以文史學者爲主，書中的典故就不註了。文史學者大多不諳動植物，古今異名的動植物、張冠李戴的動植物、訛傳不實的動植物，都得註釋。至於和臺灣史有關的人物、著述等，考慮到參用者可能還有學生，也略加註釋。

從 8 月 11 日尋覓此書起，到這篇弁言草成，雖然遇到一些困難，在好友的協助下都一一克服了。語云：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自從 5 月底眼睛出了點狀況，益發覺得友情可貴。從 9 月 19 日起，每天寫作兩三小時，斷續寫了十幾天，才勉力將弁言寫完。原本希望國慶日在網站上推出，看來我的眼睛不會允許。行文至此，想起王摩詰詩：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」明日將是個什麼光景？只要活著，就不致一無所爲。（2011/1004 晨於蝸居南軒）

## 後記

張陽二赴文津閣（1012）和三赴文津閣（1024），使得這篇弁言和本文都得跟著修改。特別是三赴文津閣，改動的幅度更大。雖然仍有些問題有待釐清，但決定到此爲止。人生像個觀光客，歲月匆匆，豈能在同一景點駐足不前？說不定前頭還有更好的的景致呢！（1027/1040 於泛亞文化企業）

## 補記

11 月 6 日，接獲本會榮譽會員蘆笛先生來信：

關於《臺灣志略》，大陸國家圖書館藏有多個版本，其中有一位叫尹士俚（1729-1739 在臺灣任職）的人也曾纂修過《臺灣志略》。我認為書中所指的《臺灣志略》當指這個版本，而非李元春的。這樣，您的問題就得到解決了。大陸期刊中有一篇相關論文，現在放在附件中，供您參考。

蘆笛來信所附的論文是：李祖基〈尹士俚與《臺灣志略》〉，《中國地方志》，2004 年第 1 期，頁 53~56。

作者（李祖基）稱，學者皆認爲此書早已散佚，「前幾年筆者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尹著《臺灣志略》原書的一些蛛絲馬跡，經過不懈的努力和多方尋覓，最近終於十分幸運地見到了這部塵封湮滅達 250 載之久的存世孤本。」

尹士俚，字東泉，山東濟寧人。監生。雍正七年蒞臺，任臺灣海防同知，十一年升臺灣知府，十三年升臺灣道。乾隆四年任滿離臺。所著《臺灣志略》自序署「乾淨三年歲次戊午黃鐘月濟水尹士俚東泉甫書於臺陽觀察署之斐亭」。可見於乾隆三年著成，可能於離臺前付梓。（2011/1107 晨於蝸居）